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3  
43





文庫 11  
D 303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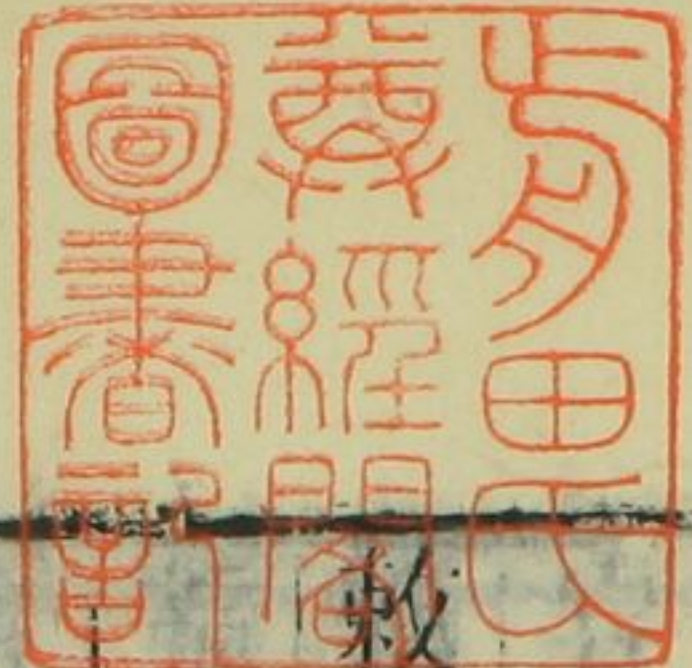
柳田泉文庫

48-11005

010190566191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經筵講官 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 李士傑 保和殿學士 兼管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各部 事務 加 六部 張廷玉 等



李文祥 字天瑞 麻城人 祖正芳 山西布政使 父灝 陝西

胡英耀 周時從 王 羅 僑

葉宜釗 劉天麒 戴 冠

黃 鞏 陸 震

夏良勝 萬 潮 等 何 遵 劉 校 等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布政使父灝陝西參政文祥自幼俊異弱冠舉於鄉成化末登進士萬安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及傳 一  
當國重其才以孫弘璧與同榜款於家文祥意弗嫌也  
屬題畫鳩語含刺矣 沈銜之未幾孝宗嗣位卽上封事  
畧曰祖宗設內閣六部負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  
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  
讐言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譴遠  
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擇  
謹厚者供使 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  
嫌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  
宜頃法司專在 心私不恤國與豪强者雖重必寬貧弱  
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玩俗兼之風尚奢麗禮制

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  
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  
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  
理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  
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  
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  
爲然習俗移人豪杰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  
愧卽屬名流樂其危蓄乃爲猥品願陛下明察羣倫罷  
其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旣開改過之  
路必多遷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



王懸鼓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  
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正安石持  
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際詔廣求  
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  
之利諮問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面對疏奏宦  
官及執政萬安劉吉尹直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詔詣  
左順門以疏內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  
析而出謫授陝西咸寧丞南京主事夏崇文論救不納  
工部主事莆田林沂復請召文祥及湯繼納崇文言且  
召陳獻章謝鐸等時安已去吉直激帝怒嚴旨切責之

廷臣多薦文祥率爲吉直所沮弘治二年以王恕薦召  
爲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餽贖皆不納到官未踰月復以  
吉人事下獄貶貴州興隆衛經歷都御史鄧廷瓚征苗  
咨以兵事大奇之欲薦爲監司文祥曰昔以言事出今  
以軍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齎表入都固乞告歸疏  
再上不許還經商城渡水陷死焉年僅三十  
孫磐遼陽人弘治九年進士觀政在部時刑部典史徐  
珪以滿倉兒事劾中官楊鵬得罪磐上疏曰近諫官以  
言爲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  
建言者爲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



明史卷一百一十九 女傳 三  
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  
擢敘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  
不至曠瘝時不見用徐珪者應城人先是千戶吳能以  
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給曰周皇親家也後轉  
鬻樂工袁璘所能歿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  
已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  
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答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  
珣驗璘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  
訴寃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  
言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等

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皇親周或家無有復命  
府部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  
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  
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  
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  
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  
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  
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  
者有稱校尉爲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贓而以爲  
從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



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並賈校尉及此女於市謫戍鎮撫司官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寃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韋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衛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當無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願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給臣妻子送骸骨歸臣雖死無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

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爲民旣而給事中龐泮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二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爲省釋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折給磷埋葬貲發爲民爵及琦玉俱贖杖還職時弘治九年十二月也磐尋擢吏部主事正德元年官宮漸用事磐復上疏曰今日弊政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預矧可使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鎮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尅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衛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



藉以資緣憲司莫敢訐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噬爭攫勢同狼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要務也不從及劉瑾得志斥磐為奸黨勒之歸瑾誅起河南僉事坐累罷珪以刑部主事陳鳳梧薦授桐鄉丞正德中歷贛州通判招降盜魁何積玉已復叛下珪獄尋釋之後以平盜功擢知州

胡燿字仲光蕪湖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十年三月災異求言燿應詔疏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盡國儲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幾何由弭因極陳戚畹方士傳奉冗員之害疏留中未幾廣死故燿得無罪當成化時宦官用事孝宗嗣位雖間有罷黜而勢積重不能驟返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前後庶僚以忤璫被陷者如引治元年戶部員外郎周時從疏請寘先朝遺弊汪直錢能蔡用輩於重典而察核兩京及四方鎮守中官諸宦官摘其奏中宗社稷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釋之十三年秋大同有警命保國公朱暉禦之行人永清王雄極言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苗達方督暉軍謂雄阻軍乃



下詔獄謫雲南浪穹丞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性純靜寡嗜慾受業張元禎講學里中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正德初人為大理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霾上疏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在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羣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綱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畏移載道元氣索然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內閣具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

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黜削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盡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勅法司慎守成律卽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請裁決毋擅有輕重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為諱僑疏上自揣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中旨詰責數百



言令廷臣議罪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其  
秋瑾敗僑尋召復官引病去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  
僑首赴義世宗卽位卽家授台州知府建忠節祠祀方  
孝孺延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歲時循行阡陌課農桑  
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內大治嘉靖元年舉行卓異都御  
史姚鏞上書訟僑曰人臣犯愆進諫自當爲難曩八黨  
弄權逆謀亂政廷臣結舌全無自便帝怒命劉滙評  
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  
顯加獎擢用厲具臣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竭  
節之士淹於常調臣竊爲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  
東左參政僑辭部牒敦趣不得已之官踰年遂謝病歸  
僑敦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僑以爲非  
禮遺書責之其峭直如此

葉釗字時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  
事獄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備中官侵蘆洲判歸之民  
應天諸府災上荒政四事尋進員外郎武宗立應詔陳  
八事中言宣大被寇殺卒幾千人監督中官苗達妄報  
首功宜召還候勘宦官典兵於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  
社邱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鑿與北狩自今軍務勿遣監  
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初宦官悉隸禮部秩不過四



品職不過掃除今請仍隸之部易置司禮俾供雜役罷  
革東廠移爲他署斯左右不得擅權而後天下可安也  
又乞召還劉大夏宥諫官戴銑等劉瑾怒坐斷獄誣誤  
逮下詔獄削籍歸講學西江瑾誅起禮部員外郎未聞  
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時又有工部主事劉天麒者  
臨桂人釗同年進士分司呂梁奄人過者不爲禮愬之  
瑾逮下詔獄謫貴州安莊驛丞卒嘉靖初復官予祭  
戴冠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戶部主事見寵倖日多  
廩祿多耗乃上疏極諫畧曰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  
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人

者繫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  
漕四百萬宿有贏餘近絀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  
過之計爲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  
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陣足以  
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  
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爲關塞  
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爲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  
逆瑾旣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  
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  
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嘉靖初起官歷山東提學副



使以清介聞

黃鞏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爲刑部主事掌諸司奏牘歷職方武選郎中十四年三月有詔南巡鞏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返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

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以不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



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  
號稱獨夫求爲匹夫而不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戒遊  
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  
不可旣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  
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  
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  
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  
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爲盜  
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  
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

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爲陛  
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  
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  
哀痛罪已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  
以振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旣失之  
人心如是則尙可爲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  
不忘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溺富貴者實  
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  
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爲也彬行伍庸  
流克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九 友倫 十一  
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  
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  
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  
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  
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  
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  
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諫  
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  
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員外郎陸  
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已槩與鞏連署以進帝

然甚下二人詔獄復跪午門衆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  
出吾當牽裾死之跪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餘日廷  
候五十斤爲民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  
之間行得脫旣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晏如也  
嘗歎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年惟立身  
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世宗立召  
爲南京大理丞疏請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取則堯舜保  
全君子辨別小人明年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訟其  
直節贈大理少卿賜祭葬天啟初追諡忠裕  
陸震字汝亭蘭谿人受業同縣章懋以學行知名正德



三年進士除泰和知縣時劉瑾擅政以通監課責縣民  
償者連數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鎮守中官歲徵貢  
絲爲減其額增築學舍居諸生毀淫祠祀忠節浮糧累  
民稽賦籍得詭寄隱匿者萬五千石以補之建倉縣左  
儲穀待振親行鄉落勸課農桑立保伍法使民備盜甓  
城七里外爲土城十里周之時發狼兵討賊所至擾民  
震言於總督令毋聽檣舟官具糧糗以次饋食兵行肅  
然督捕永豐新淦賊以功受賞撫按交薦徵爲兵部主  
事泰和人生祠之在部主諸司章奏與中人忤改巡紫  
荆諸關又以論都御史彭澤副使胡世寧無罪許尙書

王瓊陸完孝貞皇后崩武宗至自宣府已喪也  
欲北出震抗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戚車駕在狩  
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  
爲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者祥宮在殯遽擬遊巡臣仰  
陛下之心必有感然不安者且陛下卽位十有二年矣  
十者干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  
新時顧乃營宣府以爲居縱騎射以爲樂此臣所深懼  
也古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爲主以  
家爲客挈天下大器賞罰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  
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進



武選員外郎已借黃鞏諫南巡遂下詔獄獄中與鞏講  
易九卦明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  
既杖創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吾筆  
亂神不亂也遂卒世宗立贈太常少卿予祭方震等繫  
獄江彬必欲致之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  
服爲他囚親屬職納橐橐後有詔錄一子官諸兄讓  
體仁爲漳州通判有政聲尋可教由進士歷南京禮部  
侍郎

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少爲督學副使蔡清所知曰于  
異日必爲良臣當無有勝于者遂名良勝正德二年舉

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調吏部進考功員  
外郎南巡詔下良勝具疏與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  
陳九川連署以進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  
憂近在輦轂廟祀之尊位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  
可以恒曠宮壺之孕祥尚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  
以盡委鎮國之號傳聞海內恐生覬覦之階邊將之屬  
納於禁近詎忘肘腋之患巡遊不已臣等將不知死所  
矣時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  
四人刑部郎中陸倬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  
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



明史卷一百九 列傳 十四  
一  
鑿亦以其術諫畧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  
風暴之則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  
邇復不憚遠遊言寒暑涉關河饕飲不調筋骸無擇誠  
非養生道也况南方卑濕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  
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  
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  
既入帝與諸侍臣皆大怒遂下良勝潮九川鞏震鑿詔  
獄券及循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  
正周敘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  
林大輅何遵蔣山卿連名疏稱繼上

俄令敘廷瓚大輅等與良勝等六人俱跪闕下五日加  
梏拳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途  
觀者無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學士楊廷和戶部尙書石  
玠疏救外莫有言者士民咸憤爭擲瓦礫詬訾之諸大  
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  
不受疏是時天連曠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滂四尺餘橋  
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  
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工數升持諫疏  
當蹕道跪哭卽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  
詔獄問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



十遂死芬等百有七人跪既畢杖各三十以芬衍瑞俸  
龍鳳爲倡首謫於外餘奪俸半歲良勝等六人及敘廷  
瓚大輅各杖五十餘三十人四十輦震良勝潮九川除  
名他貶黜有差鑿成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良勝旣歸  
講授生徒世宗立召復故官尙書喬宇賢之奏爲文選  
郎中公廉多所振拔大禮議起數借奉長力爭及席書  
張璉桂萼方獻夫用中旨擬擬文執不可由是爲議禮  
者所切齒以久次遷南宮入爲少卿未赴外轉給事中  
陳洸上書博會張璉等議斥良勝與尙書宇等羣結朋  
黨任情擠排遂謫良勝茶陵知州及明倫大典成詔責

前郎中良勝習持庶官釀禍特深黜爲民初良勝輒其  
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彙凡議禮諸疏具在爲讐家所  
發再下獄論杖當贖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  
於戍所穆宗立贈太常卿舒芬等自有傳萬潮字汝信  
進賢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寧國推官入爲儀制主事與  
芬良勝九川稱江西四諫世宗立起故官歷浙江提學  
副使久之遷參政以忤權貴調廣西屢遷陝西左布政  
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所至著聲陳九川字惟濬臨  
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從王守仁遊尋授太常博士旣削  
籍復從守仁卒業世宗嗣位召復故官再遷主客郎中



正貢獻名物節貢使犒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  
川簡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爲奏覆復怒罵通事胡  
士紳等士紳恚假番人詞訐九川及會同館主事陳邦  
偁帝怒下二人詔獄而是時張璉桂萼欲傾費宏奪其  
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饋宏製帶詞連兵部郎  
中張翽錦衣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翽等詔獄指揮  
駱安請攝士紳質訊給事中解一貫等亦以爲言帝不  
許獄成九川戍鎮海衛邦偁等前籍有差久之遇赦放  
還卒張衍瑞字元承汲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爲清豐知  
縣以執法忤劉瑾逮下詔獄幾死瑾誅得釋官

選郎中旣杖謫平陽同知嘉靖初召還擢太常少卿  
卒贈太僕卿姜龍太倉人見父昂傳孫鳳洛陽人陸倅  
吳縣人周敘九谿衛人林大輅莆田人蔣山卿儀真人  
皆由進士山卿遊顧璘門以詩名於時旣杖鳳倅並謫  
府同知敘縣丞大輅州判官山卿前府都事世宗立悉  
召復故官鳳終副使倅知府敘工部尙書大輅右副都  
御史巡撫湖廣山卿廣西參政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  
少孤依舅京師冒徐姓從其業爲醫侍事內殿旣杖謫  
戍烏撒世宗卽位召還尋擢御醫鏊性耿介時朝士多  
新貴不知鏊鏊亦不言前事一官垂三十年不調年七



十求致仕值同縣徐學謨爲禮部郎中引見尙書吳山  
山闕牘有諫南巡事瞿然曰此武廟時徐先生耶何淹  
也兩侍郎嫌其老學謨抗聲曰鑿雖老然少與舒狀元  
同患難爲可敬耳又久之始遷院判自引歸卒年八十  
三時同受杖者吏部則姚繼巖行人則陶滋巴思明李  
錫頤可久邵顯麒熊榮楊泰王懋黃國用李巖潘銳劉  
黻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鼎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  
升傅尙文郭五常評事姚如臯蔡時並謫官世宗立召  
還張英亦得贈官子祭授弟雄都指揮僉事姚繼巖南  
通州人張衍瑞同年生也當遷文選郎中讓衍瑞嘉靖

初歷太常少卿伏闕爭大禮甘貧約遠權勢及卒不能  
成喪

何遵字孟循江寧人家貧父命之賈不願也去爲儒舉  
正德九年進士吏部尙書陸完聞其名使子弟從學及  
選臺諫遵引疾曰不可因人進也授工部主事權木荆  
州下令稅自白金以下減三之一風濤敗費者勿算入  
算者手實其數自識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比去  
不私一錢帝將南巡以進香東嶽爲詞遵抗言淫祠無  
福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  
隨蓋指宸濠也諸權倖見疏過勿進時黃鞏等已得罪



遵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南巡極言江彬  
怙權倡亂輩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  
帝怒下詔獄廷杖四十創甚肢體俱裂越二日遂卒年  
三十四家貧僚友助而殮之當遵草疏時家僮前抱持  
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筆從容曰  
爲我謝大人兒子勿令廢學是矣死之日其父方與家  
人祭墓歸有鳥悲鳴心異之或傳工部有以言獲罪者  
父長號曰遵死矣已而果然時先遭受杖死者刑部主  
事鄺城劉校照磨汲人劉珏與遵同死杖下者陸震而  
外大理評事長樂林公黼行人司副鄒陽余廷瓚行人

盱眙李紹賢澤州孟陽玉山詹軾安陸劉槃祥符李志  
劉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嚴俾不悅輒長跪請罪  
母悅乃起正德六年與詹軾劉槃同舉進士授刑部主  
事迎父就養卒於途校奔赴抱屍痛哭幾絕而有塵以  
舌舐而拭之及起故宦帝將南巡刑曹諫疏校所草也  
杖將死大呼曰校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婁年十一  
哭於旁校曰爾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  
祖母及母毋媿而父遂絕劉珏由貢士林公黼字質夫  
父母喪三年蔬粥不入內正德十二年與李紹賢李惠  
同舉進士諸曹諫南巡者皆罰跪闕前諸奸又日以危



言恟喝聞者惴惴以故尸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人獨大理闔署諫故帝怒加甚公黼夜草疏時聞暗中泣歎聲不顧比入獄黃鞏與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公黼體羸竟不勝杖而卒余廷瓚字伯獻與孟陽皆正德九年進士當禮兵二曹之進諫也廷瓚亦嘗其僚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居數日諸曹已罰黜疏始上帝愈怒掠治尤嚴李紹賢字崇德嘗領詔至徐州監倉中使席班首紹賢立命撤其席中使愕然去比逮繫見中官猶奴視之孟陽字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爲行人久不遷或類

之見當路陽不可及是語諸僚此舉繫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豈必言官乃當劾死父春前巡撫宣府有軍功忤中官張永罷歸聞子死諫哭之以詩語甚悲壯人爭傳之詹軾字敬之爲人開泰磊落善談論從父瀚字汝約與公黼同舉進士時方爲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軾死爲經紀其喪以歸嘉靖中瀚爭大禮再受杖每陰雨創痛曰吾無媿敬之地下是矣積官刑部侍郎劉槃字平甫李惠字德卿尚書鉞之子世宗立贈遵校尚寶卿珏刑部主事公黼廷瓚太常丞紹賢御史各賜祭錄一子入國學其以劾死稍後者禮部員外郎慈祭



馮涇驗封郎中吳江王鑾行人昌黎王瀚馮涇字伯清  
與瀚皆正德九年進士涇以孝友稱既卒家貧不能還  
喪世宗立吏部以狀聞賜米二十斛命有司厚恤其家  
王鑾字汝和正德六年進士試政吏部爲尚書楊一清  
所知擢文選主事朝夕扁戶人爭得見世遷驗封郎中  
被劾踰年卒王瀚亦前卒世宗立贈御史賜祭當諸曹  
連章迭諫江彬怒甚陰屬典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  
多死哭聲徹禁掖帝亦爲感動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  
嘉靖初主事作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御史挾勢凌人  
趨權擇便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不言一時

犯顏敢諍視死如歸或拷死闕廷或流竄邊塞皆郎中  
員外主事評事行人照磨庶吉士非有言責者張英本  
一武夫抗言就死行道悲傷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良  
諸給事御史更何顏復立清明之朝請加黜罰以示創  
懲章下吏部瑜後以爭大禮杖死自有傳

贊曰李文祥孫磐甫釋褐觀政未列庶位胡燿以下率  
諸曹尚書郎或冗散卑末非司風憲當言路以諫諍爲  
盡職也抗言極論鼠譎接踵而來者愈多死相枕籍而  
赴蹈恐後其抵觸權倖指斥乘輿皆切於安危之至計  
若張英陷胸以悟主徐鍈託術以諷諭誠心出於忠愛



抑尤人所難能者矣

明史卷一百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太保保和殿大學士 兼管吏部戶部尚書 加級 張廷玉 奉

敕修

楊廷和

梁 儲

蔣 冕

毛 紀

石 珪

兄 珩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二舉於鄉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廷和為人美風姿性沉靜詳審為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一  
鬱然負公輔望弘治二年進修撰憲宗實錄成以預纂  
修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讀修會典成  
超拜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東  
閣專典誥勅以講筵指斥佞幸忤劉瑾傳旨改南京吏  
部左侍郎五月遷南京戶部尚書又三月召還進兼文  
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  
會典小誤奪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俸二級尋以成  
孝宗實錄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柱國遷改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焦芳張綏爲中外媾  
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劑救而已安化王寘鐸反

以誅瑾爲名廷和等草赦詔請擢邊將仇鉞以離賊黨  
鉞果執寘鐸會張永發瑾罪瑾伏誅廷和等乃復論功  
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予一子中書舍人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反楊一清薦馬中錫討之廷和  
言中錫文士也不任此時業已行果不能至賊廷和請  
逮中錫下獄以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賊縱賊者參將桑  
玉已又用學士陳霽言調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鐸等而  
薦彭澤爲總制賊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衛千戶辭  
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東陽致政廷和遂  
爲首輔張永旣去瑾而驕捕得男子臂龍文者以爲功



援故太監劉永誠例覲封侯廷和言永誠從子聚自以  
戰功封伯耳且非永誠身受之也乃止彭澤將西討鄢  
本恕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  
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卽班師而餘黨復蠲起不可制  
澤旣發復留乃歎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乾清宮災廷  
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已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  
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  
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  
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尋以父卒乞奔喪不許三  
請乃許遣中官護行旋復起之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

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服甫闋卽召至帝方獵宣府  
使使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不報復與  
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  
門乃歸帝命迴鑾日羣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  
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論意執  
不從乃已當廷和柄政帝恒不視朝恣游大同宣府延  
緩間多失政廷和未嘗不諫俱不聽廷和亦不能執奏  
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帝亦不聽中官谷大  
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恣橫甚廷和雖不爲下  
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御史蕭淮發寧王



宸濠反謀錢寧輩猶庇之詆淮離間廷和請如宣宗諭  
趙王故事遣貴戚大臣齎勅往諭收其護衛屯田於是  
命中官賴義駙馬都尉崔元等往未至而宸濠反帝欲  
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帝乃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  
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奉壽統各京邊  
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  
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廷和與大學  
士手紀居守以乾清坤寧二宮工成推恩錄一子錦衣  
衛副千戶辭時廷和當草大將軍征南勅諭謝弗肯帝  
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誥勅以廷和私  
共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  
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時十四  
年八月也帝旣南兩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  
外所推服凡請迴鑿者數十疏皆不復省帝歸駐蹕通  
州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正宸濠  
等誅而帝已不豫趨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卽行在執  
宸濠等僇之駕乃旋明年正月帝郊祀嘔血輿疾歸逾  
月益篤時帝無嗣司禮中官魏彬等至謂言國醫力竭  
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  
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張永



至閣言帝崩於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  
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  
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  
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  
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  
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廷和遂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  
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尙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  
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嚴衛御史以其屬扞擻傳  
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賚散歸  
鎮革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

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  
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以遺詔釋南  
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  
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中外大悅時平虜伯江彬擁重  
兵在肘腋間知天下惡之心不自安其黨都督僉事李  
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  
猶豫未決於是廷和謀以皇太后旨捕誅彬遂與同官  
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四人謀張永伺知其意亦  
密爲備司禮魏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  
因題大行銘旌與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巖等爲詳言



江彬反狀以魚與沐之彬心動惟銳力言江彬無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嚴亦從旁贊決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報廷和冕益自危頃之嚴至曰彬已禽矣彬既誅中外相慶廷和總朝政幾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師即帝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文書房官忽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事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冕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

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帝御經筵廷和知經筵事修武宗實錄充總裁廷和先已加特進一品滿九載兼支大學士俸賜勅旌諭至是加左柱國帝召對者三慰勞備至廷和益欲有所發摠引用正人布列在位給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疏許廷和以自解法司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辨得減戍邊或疑法司承廷和指者會石瑄自禮部尙書掌詹事府改吏部



延和復奏改之掌詹事司誥勅人或謂延和太專然延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獄久不決延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帝乃籍沒其貲產延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愼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語多剴切皆優詔報可及議大禮延和持論益不撓卒以是忤帝意先是武宗崩延和草遺詔言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迎嗣皇帝位既令禮官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其箋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覽禮部狀謂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爲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延和固請如禮部所具儀世宗不聽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卽帝位詔草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未幾命禮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延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尙書毛澄曰是足爲據宜尊孝宗曰皇考稱獻王爲



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興國太妃自稱姪皇  
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  
者卽奸邪當斬進士張璫與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  
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其撓議改瓚官南京五月  
澄會廷臣議上如廷和言帝不悅然每召廷和從容賜  
茶慰諭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帝指乃下廷臣再  
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  
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可爲萬  
世法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  
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則天理人  
情兩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  
紀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叟  
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  
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聖孝有光矣澄等  
亦再三執奏帝留中不下七月張璫上疏謂當繼統不  
繼嗣帝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  
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無何帝御文  
華殿召廷和冕紀授以手勅令尊父母爲帝后廷和退  
而上奏曰禮謂爲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  
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



旨仍封還手詔羣臣亦皆執前議帝不聽迨九月母妃  
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興  
獻帝后爲皇廷和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謚史皇孫王夫  
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  
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字與慈壽考廟並是忘所  
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因自  
請斥罷廷臣諍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詔  
稱孝宗爲皇考慈聖皇太后爲聖母與獻帝后爲本生  
父母不稱皇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  
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

臣禮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爲薄請道嘉以安  
廷和然意內移矣尋論定策功封廷和冕紀伯爵歲祿  
千石廷和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  
加廕四品京職世襲復辭會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  
而止特賜勅旌異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帝頗事齋  
醮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江左比  
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  
不聽趣內閣撰勅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  
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拘廷和力爭言臣等與  
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



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弘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卽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又以持考獻帝議不合疏語露不平三年正月帝聽之去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璽書給輿廩郵護如例申前蔭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

報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爲皇伯考於是廷和子修撰慎率羣臣伏闕哭爭杖謫雲南旣而王邦奇誣訐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惇摺修撰金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屬俱逮下詔獄鞠治無狀乃得解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言廷和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繆市姑削職爲民明年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問大學士李時太倉所積幾何時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僕諡文忠初廷和入閣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



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爲知言弟廷儀兵部右侍郎子慎惇孫有仁皆進士慎自有傳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弘治四年進侍講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冊封安南却其饋久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拜吏部右侍郎正德初改左進尙書專典誥勅掌詹事府劉瑾摘會典小疵儲坐降右侍郎孝宗實錄成復尙書尋加太子少保湖南京吏部瑾誅以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叅

機務屢加少傅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十年楊廷和遭喪去儲爲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方建乾清坤寧宮又營太素殿天鵝房船塢儲偕同官靳貴楊一清切諫明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其秋一清罷蔣冕代之至明年貴亦罷毛紀入閣帝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返儲等諫不聽然猶慮外廷知是春從近倖言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郊祀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納八月朔微服從數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覺追至沙河不及連疏請回鑾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



無儲副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報九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無縱廷臣出遂由宣府抵大同遇寇於應州幾殆儲等憂懼請回鑾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爲動歲除竟駐宣府當是時帝失德彌甚羣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不克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諸中官皆乞更勅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言不可弗聽十三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託言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

兩閣章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廷和冕在香儲純泣諫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踰月帝以大將軍壽肅清邊境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况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旣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秦王請關中閒田爲牧地江



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  
廷和冕引疾帝怒甚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  
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  
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  
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  
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  
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明年帝將南巡言官伏闕諫  
儲冕紀亦以爲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寧王宸濠反帝  
南征儲冕扈從在道聞賊滅連疏請駕旋抵揚州帝議  
南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

疏三上始得請帝以宸濠械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  
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旣得卽日班師又因郊期改  
卜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是  
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  
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危言諫帝頗心動而羣小猶  
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手疏跪泣行宮門外  
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  
敢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帝崩楊廷和  
等定策迎興世子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偕  
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儲老或憚行乃伴惜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三十一  
儲儻老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此者敢以儻辭遂與定國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陸邸既即位給事中張九敘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勅馳傳遣行人護行歲給廩隸如制卒子鈞奏請贈諡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議因錄上兩京言官彈章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諡文康先是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出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事發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後還職累冒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又因次攄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兄昇南京戶部尚書以謹厚稱冕

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太子出閣兼司經局校書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典誥勅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十一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明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傅近倖冒邊功大行陞賞冕及梁儲亦廢錦衣世千戶兩人力辭乃改文應帝之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也冕時病在告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倘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辭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宿衛單弱經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十四年扈帝南征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帝崩與楊廷和協誅江彬世宗卽位議定  
策功加伯爵固辭改廕錦衣世指揮又辭乃廕五品文  
職仍進一階御史張鵬疏評大臣賢否請罷冕御史趙  
永亨詆石瑋不可掌銓衡冕瑋遂求去朝議不平諸給  
事御史皆言其不可去帝乃命鴻臚論留再下優詔始  
起視事嘉靖三年遣官織造江南命冕草勅冕以江南  
被災具疏請止帝不從勅亦久不進帝責其違慢冕引  
罪而止大禮議起冕固執爲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  
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譙讓冕執議不回及廷和罷政冕

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遂禮部尚書汪俊以沐冕而用  
席書代之且召張璫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  
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  
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旣受命於武  
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  
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  
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  
殿側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  
祧踐阼皆指宗祀而言禮爲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  
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



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卽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旣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旣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璠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未幾復請罷

建廟之議且乞休疏中再以天變爲言帝益不悅遂令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當正德之季主昏政亂持正不撓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雖新而上下扞格彌甚冕守之不移代廷和爲首輔僅兩閱月卒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明倫大典成落職聞住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諡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宮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爲講官正德五年進學士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文傳 十一  
遷戶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烏思藏入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禍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攜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人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二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儲靳貴楊一清皆切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勅掌詹事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

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南征紀佐楊廷和居守駕旋晉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卽位錄定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執奏忤旨三年廷和冕相繼去國紀爲首輔復執如初帝欲圭本生之稱紀與石瑄合疏爭之帝召見平臺委曲論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爭者俱逮繫紀具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



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  
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宜召徒勤扞格如  
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  
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  
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  
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  
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爲害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  
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  
陛下以之疑臣尙可一日覲顏朝守間哉乞賜骸骨歸  
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  
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直允其去馳驛給夫  
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  
朝並爲縉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明倫大典成  
追論奪官久之廷和冕皆淪喪紀以恩詔敘復帝亦且  
忘之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  
廩又二年卒贈太保謚文簡子渠進士太僕卿  
石瑤字邦彥棗城人父玉山山東按察使瑤與兄玠同舉  
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數謝病居家孝宗末  
始進修撰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讀學士歷兩京祭酒遷  
南京吏部右侍郎召改禮部進左侍郎武宗始遊宣府



瑤上疏力諫不報改掌翰林院事廷臣諫南巡禍將不測瑤疏救之十六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世宗立代王瓊爲吏部尚書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瑤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典誥勅嘉靖元年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家屢乞致仕言官以瑤望重交章請留乃起赴官三年五月詔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瑤抗疏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泣爭瑤與毛紀助之無何大禮議定紀去位瑤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

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悅戒勿復言明年建世廟於太廟東帝欲從何淵言毀神宮監伐林木以通輦道給事中韓楷御史楊秦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衛道



繼言之貶秩調外瑤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及世廟成  
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璉桂萼力主之禮官劉龍  
等爭不得諸輔臣以爲言帝不報趣具儀瑤乃上疏曰  
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爲從令固孝而孝  
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  
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亨  
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况后妃乎璉輩所引廟見之禮  
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爲定制中  
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  
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

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  
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  
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  
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也奏入帝大愠  
瑤爲人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  
辨忠邪敦寬大毋急近效爲帝言帝見爲迂濶弗善也  
議大禮時帝欲授以自助而瑤據禮爭持論堅確失帝  
意璉萼輩亦不悅璉萼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虛日  
以瑤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奸人王邦奇訐楊廷  
和誣瑤及宏爲奸黨兩人遂乞歸帝許宏馳驛而責瑤



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襪被車一輛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瑤者自瑤及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瑤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卒諡文隱隆慶初改諡文介玠字邦秀弘治中出汜水知縣召爲御史出覈大同軍儲按甘肅及陝西所條上邊務悉中機宜爲都御史戴珊所委寄嘗因災異劾南京刑部尙書翟瑄以下二十七人正德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召拜兵部右侍郎海西部長數犯事尋寧三衛與別部相攻久缺貢市遣玠以左侍郎兼僉都

御史往遼東巡視出關撫諭皆受約束帝大喜璽書嘉勞召還左都御史陸完遷廷推代者三上悉不用最後推玠乃以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御史李隱劾玠黃緣不報十年拜戶部尙書中官史大鎮雲南請獨領銀場務杜甫鎮湖廣請借鹽船稅銀爲進貢資劉德守涼州請帶食茶六百引玠皆執不可西僧闡教王請解三百艘販載食鹽玠極言其害帝初出居庸玠切諫及在宣府需銀百萬兩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王瓊欲以哈密事害彭澤玠獨廷譽之奸民欲牟鹽利者賄朱寧爲請玠不可連章執奏廷臣諫南巡跪闕下諸大臣莫敢



言玠獨論救羣小激帝怒嚴旨責令自陳遂引疾去賜  
勅馳傳給廩隸如故事家居二年卒贈太子少傅玠有  
操行居官亦持正其為都御史時胡世寧論寧王玠與  
李士實請罪世寧以是為人所譏

贊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倖盤結左右廷和為相雖  
無能改於其德然流賊熾而無土崩之虞宗藩叛而無  
瓦解之患者固賴廟堂有經濟之遠畧也至其誅大奸  
決大策扶危定領功在社稷卽周勃韓琦殆無以過儲  
雖蒙物議而大節無玷蔣冕毛紀石瑤清忠鯁亮皆卓  
然有古大臣風自時厥後政府日以權勢相傾或脂韋

澳忍持祿自固求如諸人豈可多得哉

第七十九

救修

毛澄

王

傳

吳一鵬

朱希周

何孟春

豐

熙

子

坊

徐文華

薛

蕙

胡

侍

侯廷訓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預  
修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宮武宗為太子以澄進講  
明晰稱之帝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卽徹以賜武宗立進



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劉瑾摘會典小疵  
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爲侍讀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  
進學士掌院事歷禮部侍郎十二年五月拜尚書其年  
八月朔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瓚顧清等疏請還宮既又  
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頻疏諫悉不報明年正  
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七月帝  
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巡邊遂幸宣府抵大同  
歷山西至榆林澄等屢疏馳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  
疏曰去歲正月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  
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

朝賀之儀悉從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歲  
律將周郊禮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  
怠慢則禍生今六龍遐騁旋軫無日萬一冰雪阻違道  
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  
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  
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  
還躬親禱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十四年二月駕甫還  
京卽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  
公朱壽遣往兩畿瞻東嶽奉安聖像祈福安民澄等駭  
愕復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



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因歷陳五不可亦不報宸濠反江西帝南征示威武駐蹕留都者踰歲澄屢請回鑾及駕返通州用江彬言將卽賜宸濠死澄據漢庶人故事請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不從中官王堂鎮浙江請建生祠西番闡化王使者乞額外賜茶九萬斤澄皆力爭不聽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武宗

崩澄偕大學士梁儲壽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太監韋霽等迎世宗於安陸旣至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澄曰今卽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世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五月七日戊午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



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  
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  
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  
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  
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旣明而所  
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  
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  
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  
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

若是耶命再議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  
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  
惟陛下一人旣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  
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爲皇  
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爲可據  
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  
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  
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  
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澄  
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爲



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爲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竝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况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爲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銳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璠復抗疏極言禮官之謬帝心動持澄等疏久不下至

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旣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爲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旣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本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旣正恩義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澄



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出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璠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爲帝妃爲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於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王號曰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爲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議意猶嫌之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廷和

等封還御批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帝皆不允明年嘉靖改元正月寧清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爲言會朝臣亦多諫者事獲止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尊所主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止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心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老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二月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先是論定策功加澄太子太傅廕錦衣世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



禮不衰既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深悼  
惜之贈少傅諡文簡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父鳳進士貴州叅政俊舉弘治六  
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錄  
以不附劉瑾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召復原  
官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吏部左  
侍郎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輩力爭澄引  
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爲禮部尚書是時獻王  
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稱皇考章下廷議三年正  
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

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  
爲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  
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  
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孰謂入繼之主與  
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  
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  
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職  
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  
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  
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



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聰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聰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

禮官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廟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爲合禮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



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其令陳狀  
俊具疏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  
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  
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  
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附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  
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爲本生  
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京  
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  
以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於安陸特  
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

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  
帝仍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  
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吳一鵬署事明倫大典  
成落俊職卒於家隆慶初贈少保諡文莊俊行誼修潔  
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說  
學者稱石潭先生弟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  
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故官屢遷南京國  
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諸生請幸學不從江彬矯旨  
取玉硯偉曰有秀才時故硯可持去俊罷官之歲偉亦  
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爭大禮又伏闕力爭及席書



張璉等議行猶持前說不變轉官左侍郎爲陳洗劾罷  
卒於家

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  
修戶部尚書周經以讒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  
充經筵講官劉瑾出諸翰林爲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  
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復爲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  
子祭酒太常卿竝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宮世宗踐阼召  
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尚書毛滌汪俊力爭大禮  
俊去國一鵬署部事而帝趣建獻帝廟甚亟一鵬集廷  
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木生立廟園陵及京

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  
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  
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璉桂萼之  
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  
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  
初無輕重况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  
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  
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  
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規



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  
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璉等法司按治帝報  
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  
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  
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  
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時嘉靖三年四月也頃之一  
鵬極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三月其間大鳴  
者三地震者三十八秋冬雷雷雨雹十八暴風自氣地  
裂山崩產妖各一民饑相食二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  
陛下率先羣工救疾苦罷營繕信大臣納忠諫用回天  
意帝優詔報之踰月手敕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遂  
命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於安陸  
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竝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  
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爲恭穆啓封  
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太祖  
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伏乞陛  
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其觀德  
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則本生之情旣隆正統  
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慮使者爲道途患疏請  
禁約帝善其言而戒飭之北還朝則廷臣已伏闕哭爭



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沆請張九一鵬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沆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卽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沆請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沆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聽其年九月一鵬以本官入內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武宗實錄成進尚書領職如故尋以舊墓歸還朝仍典誥敕未幾出理部事前此典內閣誥敕

者皆需次柄政而張璉桂萼新用事素銜一鵬異已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官劾諸大臣王瓊等不職一鵬與焉遂乞致仕給廩如故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子子孝湖廣叅政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吳縣高祖吉戶科給事中父文雲按察副使希周舉弘治九年進士孝宗喜其姓名擢爲第一授修撰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摘修會典小疵降修撰孝宗實錄成復官久之進侍讀學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闕五年召爲禮部右侍郎時方議大禮數偕其長爭執會左侍郎吳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



未至希周獨理部事而帝方營觀德殿令協律郎崔元初習樂舞生於大內太常卿汪舉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內教習希周上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設帝不從舉復爭帝責其妄議而是時張璠桂萼已召至益交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悅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時羣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

跪伏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偕羣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子孟春等俱待罪而盡繫庶僚於詔獄明日上章聖皇太后冊文希周及尚書秦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譙責乃已而是時庶僚繫獄者猶未釋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紲用襄大典不納大禮遂自此定矣其明年由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六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以議禮嫌希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三  
周且惡兩京言官嘗劾已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  
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  
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  
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  
疾乞休溫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廩林居三十年中  
外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性恭謹不妄取子卒年  
八十有四贈太子少保瀕歿屬諸子曰他日儻蒙易名  
典勿犯我家諱乃避文諡恭靖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說刑  
部郎中孟春少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第弘治六  
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官龐泮等下獄疏救之詔修萬歲  
山毓秀亭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抗疏  
極諫清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進員外郎郎中出理  
陝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釐弊五事竝劾撫臣不職正  
德初請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爲河南叅政廉公有  
威擢太僕少卿進爲卿駕幸宣府馳疏諫尋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奏設永  
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錄功廕一子辭不受世宗  
卽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爲吏部右侍郎會蘇  
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



無算孟春做漢魏相條奏入事帝嘉納焉尋進左侍郎  
尚書喬宇罷代署部事先是大禮議起孟春在雲南聞  
之上疏言臣聞邸報見進士屈儒奏中請尊聖父爲皇  
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得旨下部  
知猶未奉俞命也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  
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  
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柳  
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  
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  
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

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謂其父母報傳曰何  
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  
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  
不可以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  
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  
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  
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  
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興獻  
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  
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於興獻



王乎卽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旣歿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諡之親王乎臣伏觀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陛下也及孟春官

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爲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從初詔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璪桂萼等言復欲去本生二字璪方盛氣劾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爲朋黨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略曰伊尹謂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託將順之說招徠罷閒不學無耻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



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懇疏入留中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竝留中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敘吳祺通政張瓚陳震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叅議葛禴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涑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鈇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臯林時及慎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蕢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擬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十有一人御史則王時柯余翹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紳張錄郭希愈蕭



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鯨張  
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字凡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則  
郎中余寬党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主  
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司務洪伊凡十有二  
人戶部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  
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久婁  
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  
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  
宗周邱其仁組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凡三  
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聽張懷員外郎

翁磐李文中張深主事張鏗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  
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萬  
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黃嘉賓李春芳  
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司務李可登  
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峩魯朝胡連  
范錄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  
劉士奇主事祁救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  
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  
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  
外郎金廷瑞范總龐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 七  
蔣珙鄭騶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母德純蔣司  
仁寺副王暉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  
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司禮  
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  
諭猶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於是豐熙  
張紳余翺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八人並繫  
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  
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  
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仗死熙等及慎元正俱謫戍始  
下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

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政變亂是非且張璉等所上  
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於是孟春等  
具疏伏罪言璉等所條者於未進之日先以私橐示人  
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  
與議禮之末竊以璉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聽罪  
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  
幸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  
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旋出爲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  
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爲左  
蓋贖員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



兵成削其籍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遂稱燕泉先生  
云

豐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慶孫也幼有異稟嘗大書壁  
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年  
十六喪母水漿不入口數日居倚廬三年弘治十二年  
舉殿試第二孝宗奇其策賜第一人袍帶寵之授編修  
進侍講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  
喪闋起故官世宗卽位進翰林學士興獻王大禮議起  
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召張璉桂萼爲學士方獻夫爲侍

讀學士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褻段猶流也吾輩可與並  
列耶抗疏請歸不允旣而尊稱禮定卜日上恭穆獻皇  
帝諡冊熙等疏諫曰大禮之議頒天下三年矣乃以一  
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育之報臣等聞命驚  
惶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爲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  
弗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  
不重累聖德哉不得命相率伏哭左順門遂下詔獄掠  
治復杖之闕廷遣戍熙得福建鎮海衛旣璉等得志乃  
相率請釋謫戍諸臣罪皆首及熙帝不聽最後謹身殿  
災熙年且七十給事中田濡復請矜宥卒不聽居十有



三年竟卒於戍所隆慶初贈官賜恤子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爲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謫通州同知免歸坊博學工文兼通書法而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聰夏言片言取通顯十七年詣闕上書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世宗大悅未幾進號睿宗配饗元極殿其議蓋自坊始人咸惡坊畔父云明年復進卿雲雅詩一章詔付史館待命久之竟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卒晚歲改名道生別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語或謂世所傳子貢詩傳亦坊僞纂也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乖西苗阿雜等倡亂偕巡撫魏英討之破寨六百三十璽書獎勞江西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抗疏救曰世寧上爲聖朝下爲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寧王威燄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啓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帝遣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文華力諫不報馬昂納妊身女弟於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



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闕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昂兄弟子姪出入禁闈陛下降紕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臥起壞祖宗法莫此爲甚馬姬專寵於內昂等弄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絕禍源亦不報文華旣數進直言帝及諸近侍皆銜之會文華條上宗廟禮儀祧廟禘祫特享出主祠食凡五事考證經義悉可施行帝怒責其出位妄言章下所司禮官聞於經術又阿帝意遂奏文華言非是命下詔獄黜爲民時

正德十一年十月也世宗卽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爲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倡廷至失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己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會廷至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璁萼獻夫以議禮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 三十一  
故憾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法官獄獄具責  
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  
左僉都御史自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去位諸大臣  
前爭大禮者或依違順旨文華顧堅守前議不變其被  
譴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  
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旋引疾歸起故官改  
吏部歷考功郎中嘉靖二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  
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璁萼所  
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三篇推明太宗義

其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  
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聰夫經傳纖悉  
之指彼未能覩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詞可謂不知  
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  
議曰太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  
大宗否戴聖云太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  
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  
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  
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  
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



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惟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耳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爲人

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旣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



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爲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

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處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已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足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兄終而弟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



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立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亦率倣此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貫出之奪俸三月會給事中陳洸外轉疑事由文選郎夏良勝及蕙良勝已被訐見斥而蕙故在時亳州知州顏木方坐罪乃誣蕙與木同年相關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聽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旣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璫萼等用事堅臥不肯起十八年詔選官僚擬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帝猶以前憾故報罷而蕙亦卒矣蕙貌驪氣清持

已峻潔於書無所不讀學者重其學行稱爲西原先生當是時廷臣力持大禮而璫萼建異議舉朝非之其不獲與廷議而以璫萼得罪者又有胡侍王祿侯廷訓云胡侍寧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璫桂萼旣擢學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論辨凡千餘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瀋府宗室勛注以事憾之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爲民王祿新城人舉於鄉爲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



中備儲貳選疏奏卽棄官歸命按臣逮治亦斥爲民侯  
廷訓樂清人與張聰同郡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初釋  
褐卽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最切直  
除南京禮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定廷訓心非之私  
刊所著議禮書潛寄京師下詔獄拷訊子一元年十三  
伏闕訟寃得釋後起官至漳南僉事以貪虐被劾爲民  
一元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贊曰大禮之議楊廷和爲之倡舉朝翕然同聲大抵本  
宋司馬光程頤濮園議然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而  
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  
儒成說可據求無得罪天下後世而未暇爲世宗熟計  
審處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救修

楊 慎 王 元 正

張 翀

王 思 王 相

劉 濟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明史

三







郭

楠

俞

敬

李繼先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于也年二十四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常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奸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銳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爲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

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等撼門大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閹十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實糾衆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慎元正濟並謫戍餘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衛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諂遂將害慎慎知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憊甚抵戍所幾不起五年聞廷和疾馳



至家庭和喜疾愈還永昌聞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  
亂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八  
年聞廷和赴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訖復  
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  
之及年七十還蜀巡撫遣四指揮逮之還嘉靖三十八  
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  
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  
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  
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  
也歷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

總裁蔣冕費宏盡付橐草俾削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  
一清閱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慎驚異益肆力  
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  
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  
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  
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  
富推慎爲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隆  
慶初贈光祿少卿天啟中追謚文憲王元正字舜卿整  
廔入與慎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武宗幸宣大元  
正述五子之歌以諷竟以爭大禮謫戍茂州卒隆慶初



贈修撰

王思字宜學太保直曾孫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幸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待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

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宴閒少賜召問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狎虎而傷閱月不視朝思復上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卽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寧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



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  
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  
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  
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爲甚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  
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宮日涵於酒廝養雜  
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  
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湖州三  
河驛丞思年少氣銳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斂  
爲質訥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龍水舟飄巨石上緣石  
坐浩歌家人後至聞歌聲乃檣舟以濟王守仁講學贛

州思從之遊及守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世宗嗣位召  
復故官仍加俸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  
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覽奏章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  
徇之說蠱惑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  
朝譴責之臣抑未矣帝不允因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  
辭尋充經筵講官嘉靖三年與同官屢爭大禮不報時  
張璁桂萼方獻夫爲學士思羞與同列疏乞罷歸不許  
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詔獄杖  
三十踰旬再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  
紹宗御史張日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 五  
一  
濬主事安璽作瑜臧應奎余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  
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廕一子贈官有差  
思贈右諭德思志行邁流俗與李中鄒守益善高陵呂  
柟亟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  
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別號也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  
十六年進士出庶吉士授編修豪邁尚志節事親篤孝  
家貧屢空晏如仕僅四年而卒  
張翀字習之潼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  
給事中引疾歸起戶科世宗卽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  
其明年中都鎮守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詔禁

不許翀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卽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  
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寶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極  
願守前詔無墮奸謀不聽寧夏歲貢紅花大爲軍民害  
內外鎮守官濫任率貢馬謝恩翀皆請罷之帝雖是其  
言不能從尋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遭國  
家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  
來奏乃往歲宸濠謀叛鎮守太監王宏反助爲逆內臣  
果足恃耶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  
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後張孚敬爲相竟罷諸鎮守  
其論實自翀發之屢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聞紫



之內禱祠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涯寵幸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嘗試計陛下爲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讜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閨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壺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嘉靖二年四

月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壺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載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閭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未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十百死亡枕籍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壺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先女寵於冊后



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  
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  
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  
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鏗密行請託而連三載之誅錢  
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於禁網  
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  
槐諛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羣小憇間之  
論或譖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讒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  
汨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  
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

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其年冬命史官督  
蘇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狎復偕同官張原等力爭  
時世宗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羣小雖已用事正論猶  
伸狎前後指斥無所避帝雖不見用然亦嘗報聞不罪  
也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銳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  
中狎復偕同官力諫帝於是責以朋言亂政命奪俸既  
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爭內殿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呂  
柟鄒守益下獄狎等抗疏求及張璉桂萼召至狎與給  
事三十餘人連章言兩人賦性好邪立心愾佞變亂宗  
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望亟出之爲人臣不



忠之戒皆不納帝愈欲考獻帝改孝宗爲伯考翀等憂  
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書振荒不法戶部尚書秦金  
請命官往勘帝是之翀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  
部令上請且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卽撲殺之璉等  
以其語聞帝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  
正翀等陷義罔忠而進璉萼學士廷臣相顧駭歎諸曹  
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  
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七月戊寅諸臣相率伏左順門  
懇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爲首者  
八人於詔獄翀與焉尋杖於廷謫戍瞿塘衛而璉萼寵

益盛翀居戍所十餘年以束宮冊立恩放還卒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吏  
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鉞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陳達  
吏部請黜之帝不許濟疏爭不省帝幸宣府榆林濟皆  
疏請回鑾詔封許泰江彬伯爵又與諸給事中力爭皆  
不報世宗卽位出核甘肅邊餉奏革涼州分守中官及  
永昌新添遊兵再遷工科左給事中嘉靖改元進刑科  
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坐事下獄濟疏救不許廖鵬父  
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夤緣中人冀  
脫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死傳 九  
已及日肝再請而後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欽後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故事廠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千戶白壽齎帖至濟索原奏壽奉與濟亦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言竟詘濟議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懇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戍有詔復官甘肅總兵官李隆喉亂軍殺巡撫許銘逮入都營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帝從其言暉奪職隆受訊伏辜定國公徐

光祚規占民田喉瀼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臯太監芮景賢主之緹騎逮訊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最以劾中官崔文調外任景賢復劾其違禁與御史黃國用皆逮下詔獄戍最而謫國用法司爭不得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羅織於告密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爲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



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后父陳萬言奴何璽毆人死帝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免爲幸乃并釋璽等是法不行於戚畹奴也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宰相枝柱直聲甚震帝滋不能堪大禮議起廷臣爭者多得罪濟疏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泚陳逅季本郎中林應驄不聽旣而遮諸朝臣於金水橋伏哭左順門受杖闕廷越十二日再杖謫戍遼東十六年冊立皇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太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諡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事得且止嘉靖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磐偕同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撫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內外巨奸若張忠劉養韋霽魏彬王瓊甯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覬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母令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 十一  
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  
人李賢者帝許任爲錦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錦衣  
千戶張儀以附中官張銳黜革御史楊百之忽爲訟寬  
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銳卻其餽遺今銳以  
是免死儀功不錄無以示報磐疏言百之儉邪陽爲儀  
遊說而陰與銳交關爲銳再起地百之情得乃誣磐因  
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吏部尚書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  
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  
月帝頻興齋醮磐又抗言曩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  
鎖南綽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

費大官疏謗道路自劉允放而鎖南囚仍意減少伏  
奈何甫及二年遽薨舊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此豈陛  
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鐘鼓廝役資緣冒遷既  
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  
可斬也文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  
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遊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  
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斬也疏入報聞戶部  
主事羅洪載以杖錦衣百戶張僅下詔獄磐與同官張  
漢卿張達葛鵠等請付之法司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  
擇昏於七月下旬磐言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爲在室



孫女期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公主行兩拜禮  
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亦當革正帝以遺旨格之相見  
禮如故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磐言邦奇等  
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  
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司  
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  
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  
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者填獄生者冤  
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  
忌屢瀆天聽何爲者哉且陛下收已渙之人心冀將危

之國脉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  
人環立蠶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  
源帝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爲大厲如磐言帝驛召席書  
桂萼等磐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  
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旣不得考恭穆  
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  
自相矛盾者也不聽歷兵科都給事中以率衆伏闕再  
受杖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徵  
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僥倖廣儲積慎刑獄三事深切



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同官伏闕諫世宗嗣位從巡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卹宣府軍民以漢卿言併發十三萬於大同屢遷戶科都給事中嘉靖元年冬與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救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勦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霽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霽爲欺罔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第旣又乞莊田內官吳勳等請督蘇州織造漢卿皆極諫不納應天諸府大旱帝將粥淮浙餘鹽及所沒產易銀振之漢卿言易銀緩非發帑金不可帝爲發銀十五萬未幾復偕同官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加以水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方躬行節儉而中官梁棟等奏營造缺珠寶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蠲免三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內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將安取哉今東南游饑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 二十四  
頻行臣等竊以爲不可報聞已又劾席書振濟乖方乞  
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驛召爲禮部尚書  
不罪也初興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爭至是又倡衆伏  
闕兩受杖斥爲民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天  
下遺賢及漢卿終不召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  
陳汰冗食慎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  
中言天下幅員萬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民貧故也  
民何以貧守令之哀斂中臣之貢獻爲之也比年軍需  
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

上供民旣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  
孝順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  
受之人君馭下惟賞與罰邇者庸才厮養莫不封侯腰  
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  
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體也疏入權倖  
惡之傳旨謫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  
南寧伯毛良殺其子錦衣掌印指揮朱震等多違縱原  
先後論之皆奪職閒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陳萬言  
太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戚蔣泰等  
五人爲錦衣千百戶原抗疏極言請行裁節未幾劾建



明史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 三十五  
呂侯張延齡強占民地定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王田伯  
蔣翰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雖不盡行權貴皆  
震懾進戶科右給事中撼門哭再被杖創重卒貧不能  
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  
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卹於朝不許隆慶元年贈  
光祿少卿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  
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  
事中劉瑾既敗大盜蠡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  
天下請顯僇以謝萬姓羣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

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黜去起南京兵科御  
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思藏下獄玉疏救之有年得薄  
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世宗卽位逾年與郎諸  
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六用魏彬等相次謀  
復起事有萌芽玉卽抗疏歷敘武宗時事勸帝戒嗜欲  
杜請託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嘉納焉御史曹  
嘉素輕險傲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  
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  
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  
吻如嘉者也玉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帝從



明史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 六  
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爲嘉訟請斥玉其同官倫以謀亦助爲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玉亦上疏求去言宗魯等知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絕微公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滅屬連逮者數百人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祿少卿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

權倖憚之供億大省世宗卽位召入爲兵科給事中卽疏請法祖定制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揚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險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嘉納之帝欲加興獻帝皇號紹宗力諫嘉靖二年冬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戚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卽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



唐臯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伏闕受杖卒贈官如毛  
玉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  
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輩以議禮迎合傳陞美官薛蕙  
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章論劾實出至公今佞人超遷而  
羣賢獲罪恐海內聞之謂陛下好諛惡直願採忠讜之  
言消朋比之禍特寬蕙等而聽席書方獻夫辭職除張  
璉桂萼別任則是非不謬人情悅服忤旨切責未幾有  
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時御史疏爭大禮居首者余黜  
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年爲御史嘗劾司

禮太監張佐蒙蔽罪明年七月與時柯等被杖戍邊居  
戍所十四年皇子生赦還穆宗卽位時柯翺皆復官贈  
時柯光祿少卿

鄭本公朔州衛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國  
本未建本公請慎選宗室親賢者正位東宮繫天下望  
不報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宮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  
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宮八年營構一旦告成  
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  
配廣繼嗣以爲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  
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



貨色毋溺于鳩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于先朝帝嘉納之踰月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出按遼東劾罷副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朝論救給事中劉最忤旨切責二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本公與同官彭占祺極言遣代非宜報聞明年三月帝欲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陛下潛邸之日則爲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爲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爲不經獻帝之靈旣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于大內焉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蹙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其年六月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召張總桂萼入京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連章言萼首爲亂階總再肆欺罔黃綰黃宗明方獻夫席書連彙接踵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瑾彬之奸流禍不若是酷也不納已偕廷臣伏闕哭諫繫獄廷杖還職當是時爭大禮者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尋遷通政參議九年不調以疾請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病歸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詔用不赴卒



張曰韜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  
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  
匿時知府暨武進知縣咸入覲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  
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  
瓦石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  
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曹府中惟張推官一錢不  
入卽欲具芻秣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  
馳使告彬曰韜卽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  
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韜登已舟  
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  
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  
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  
世宗卽位召爲御史楊廷和等之爭織造也曰韜亦上  
言陛下旣稱閣臣所奏惟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害  
矣旣知之而猶不已實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羣小爲政  
也自古未有羣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  
文輩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哀竊弄威福  
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一官行  
金數萬方得之旣營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  
必無之事也帝不能用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韜與曰



官胡瓊各抗疏力爭既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洸罪未幾竟死隆慶初追贈光祿少卿胡瓊字國華南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爲御史歷按貴州浙江有聲哭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曰韜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始監京倉革胥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中官茶果之供除園基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內庫奄人例有供餽淮悉絕之公勤廉慎爲尚書孫友秦金所重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斂金與淮同里爲經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申良字延賢尚平

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山東盜起良豫爲戰守具盜至追擊至黃縣俘斬數百人已復至再破走之歷知諸城良鄉權貴人往來要索良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葉瓊倚錢寧勢奪民田良謝還之民瓊因嫉奸人誣奏良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入爲戶部員外郎與淮俱杖死贈太僕少卿招遠民懷其政繪像祀之

張濂字景川廣東順德人祖善昭四川僉事謫臨江通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成臨江者八十餘人善昭上書曰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若使子寧在朕固當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旣忠之矣何外親末屬尚以奸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 三  
惡賜配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中外皆壯之濬登正德  
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忤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訟  
洪罪洪坐削籍濬自廣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尚  
書土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  
贖哈密城印爲澤罪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誘濬爲  
署牒且曰澤所爲南宋覆轍也事成當顯擢濬力拒曰  
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傲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  
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不肯署尋進員外郎受杖死  
忤諭字忠父蒲圻人父紳工部主事諭少有志操正德  
十一年釋褐卽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歸世宗

踐降起故官疏陳勤聖學篤親親開言路敬大臣選評  
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材大事已竟死  
杖下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  
車駕主事進貢中官索舟踰額力裁損之中官遣卒譁  
於部叱左右執之遁去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重執私  
喪三年入爲禮部主事未幾杖死應奎受業湛若水之  
門以聖賢自期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歿亦當  
俎豆其間其立志如此郎中胡璉字重器新喻人正德  
六年進士官刑部嘗諫武宗南巡受杖主事余禎字興  
邦奉新人正德九年進士司務李可登字思善輝縣人



弘治末鄉薦俱官兵部可登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竟如其志戶部主事安璽宛平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刑部主事殷承敘江夏人正德九年進士穆宗嗣位贈璉太常少卿潔太僕少卿瑜應奎承敘璽禎光祿少卿可登寺丞

郭楠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課畝入爲御史世宗卽位請召還直臣舒芬王思黃鞏張衍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餉兩廣劾總兵官撫寧侯朱麟貪懦詔爲戒飭尋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大臣如祖宗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忤中官不宜逮繫帝怒奪其俸

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楠方巡按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榜掠殞身或間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旣至下鎮撫獄諒治復廷杖之削其籍先是諸人旣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敬奏言學士豐熙等皆以言觸宸嚴繫獄拷訊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  
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  
身使人臣無復以言爲諱宗社之幸也通政司經歷李  
繼先亦上言陛下追崇尊號乃天子至情誠不容已羣  
臣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  
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  
畫一策者則小大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  
錄卹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寬  
假之使各隍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明年三月  
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



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錄廕帝大怒謫懋四川  
高縣典史逾數日而楠疏至帝益怒遂逮治削籍六年  
春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言量與楠一官得吉水教諭終  
南寧知府

贊曰大禮之爭羣臣至撼門慟哭亦過激且戇矣然再  
受廷杖或死或斥廢錮終身抑何慘也楊慎博物洽聞  
於文學爲優王思張紳諸人或納諫武宗之朝或抗論  
世宗初政侃侃鑿鑿死節官下非徒意氣奮發立效一  
時已也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終



